

“束薪从涧底,及此不时求。力比鹅黄酒,功如狐白裘。分才具糜粥,余事暖衾裘。复恐成骄惰,三更起饭牛。”这是宋代陆游的《十一月风雪寒甚燃薪取暖戏作五字》,说的是风雪之夜,燃薪取暖,混着柴火饭的味道被冬日的冷风搅在一起,撩人肺腑。

冬天,寒风刺骨,有时有风雪交加,给人的感觉总是寒冷和萧索。然而,在古代文人的诗页里,冬天却透着惊艳、唯美和温暖。捧读古代文人笔下的冬日取暖,身心感受到的是别样的快意。

“春意一炉红槽榼,故人两坐绿蒲团。敲冰自换甕瓶水,浸取梅花仔细看。”元代艾性夫的《深冬》:燃起一炉短小的木头,和老朋友坐在绿蒲团上。敲冰换取几瓶水,然后将梅花浸泡其中,欣赏梅花的美丽。“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唐代白居易的《问刘十九》:新酿的米酒,色绿香浓;小小红泥炉,烧得殷红。天快黑了,大雪将要来临。与三两好友把酒言欢,



小醉微醺或者酩酊大醉,都能一梦千秋。

冬天不仅是生火取暖,感受温暖的方式也多种多样。清朝袁枚的《病后作》说的是以动治“冻”:“我年六十四,今春犹聪强。上山不嫌高,坐夜不厌长。有时逸性发,跳跃如生獐。”冬天是一年四季里最寒冷的季节,莫让寒冷的空气阻挡亲近大自然,挑战大自然的脚步。不惧严寒地去运动,让冬天不再单调枯燥,乐趣十足。而宋代杜耒的《寒夜》则说的是以茶暖心:“寒夜客来茶当酒,竹炉汤沸火初红。寻常一样窗前月,才有梅花便不同。”寒冷的日子,将一盏热茶捧在手里,热气氤氲的芬芳里都是温柔与沉醉。陆游的《食粥》,说的则是清粥暖胃:“世人个个学长年,不悟常年在目前。我得宛丘平易法,只将食粥致神仙。”清粥小菜的滋味,平凡却动人。在寒肌冰骨的冬日,要是能喝上一碗清香暖胃的粥,是再幸福不过的事情了。

其实,冬日取暖最实惠的还是沐浴暖阳:“杲杲冬日出,照我屋南隅。负暄

闭目坐,和气生肌肤。初似饮醇醪,又如蛰者苏。外融百骸畅,中适一念无。旷然忘所在,心与虚空俱。”白居易《负冬日》,诗意是冬日的暖阳,平静,但充满了力量,将心中那沉沉的阴霾一扫而光。静静地享受着这份安逸,温润了心灵,温暖了记忆。

冬天,最暖心的就是牵挂了。唐代韩愈的《江江答孟郊》:“凄风结冲波,狐裘能御寒。终宵处幽室,华烛光灿烂。”寒风萧萧,飞雪飘飘。冬日肃杀苦寒,愿君珍重,早晚添衣加被,照顾好自己!白居易的《邯郸冬至夜思家》:“邯郸驿里逢冬至,抱膝灯前影伴身。想得家中夜深坐,还应说着远行人。”在这样的冬日里,最宜拥着火炉,独斟浅酌,把缠绕的乡愁轻轻泊在酒杯中,任乡愁缭绕。想必,亲人们也正在牵挂着远行的游子吧?

“地炕规玲珑,火穴以通幽。长舒两脚睡,暖律初回邹。”寒冷的冬天,捧一部文集,徜徉在温暖的古诗页里,冬天,也变得温暖如春。

冬闲

在村庄社庙外,一群男人背向墙根,蹲了下来晒着午后的太阳,而鹿如亮着火的灶膛不时地爆出笑声,飞向田野的上空他们已卸去,夏秋耕作的劳累;也全然不顾,身后的风如何犀利就像不远处的小溪,不疾不徐在季节的拐弯,紧紧地搂抱难得的悠闲,旋出了酩酊的舞姿

(黄高鹏)

摆渡

从此岸到彼岸从日出到日落
来去穿梭串连起了波澜壮阔的生活
汽笛声声,浪花翻滚目光如炬,衣袂飘飘
工人农民学生士兵还有兴致盎然的游客
这时渡轮就是他们的桥把他们越过高天
去和未来希望胜利和快乐拥抱
我父亲就是开渡船的人
他把我从蒙童年少摆渡到壮丽成年
我的血液里也有江水滔滔
最终我也成了一名摆渡人
摆渡善良纯朴博爱和心平如镜的淡泊

(崔鹤同)

晒场的麻雀

入冬的晒场是麻雀们的王国
它们集结这方天地无忧无虑生活时而登上秸秆垛
叽叽喳喳不知说什么时而飞到地面蹦蹦跳跳觅食收获
时而冲向低空北风中往来穿梭小小的身姿
像片片树叶飞起飘落凛冽的寒夜降临
钻进庄稼纤维堆砌的窝简单的小日子
过得愉悦而祥和就像当年我们这些皮小子
清苦中自得其乐

(蔡同伟)

乡村一瞥

空无一物的土地躺在空无一物的天空下静寂

地上新鲜的绿色蜂蝶造访的花蕊
庄稼果子这些过去的事物去了哪里

村庄整饬的楼顶散发古老冬日气息的炊烟
萦绕在村广场苹果药材堆满的喧闹上

空无一物的土地此刻,在我的诗句里倾听空无一物的天空的静寂

(刘本本)

从前慢

记得那时捉迷藏一找就是好几个晚上
乳名是小村里袅袅的炊烟荡来荡去总不肯消散一封书信的抵达
要等十天半月与你见一面,需要翻越十八座山跨过十八条河
走得最快的是去省城坐火车
咣当咣当的绿皮火车让我颠簸了三天三夜
从前慢,从前一切都慢慢得爱你
用了我整整一生的时光

(艾文章)

远行的籽粒

秋风中,陨落的浆果飘离枝头。一只鸟儿飞过,衔住一枚黑色的籽粒,也衔住了行道树燃起的希望,去远山土壤丰腴,足以托起蔚蓝的梦想。
许多年前,父亲握犁使把的手提起我的书筐,从老家的土路挤上奔驰的列车。他要带着一颗远行的籽粒寄寓将来。

(王丕立)

藏门户

一只爱藏门户的母鸡直到子夜时分都没有回来以为被黄鼠狼或鼯鼠打了牙祭让铁公鸡主人念叨不已正当他忙于别的生计那只失踪几个月的母鸡给他带来一群叽叽喳喳的惊喜

(潘颂珍)

吃食堂

○ 海树子

一些海鲜,吃起来非常可口。现在想起来还会流口水呢。

上大学时,正是长身体的阶段,那时我可是是变着花样的吃,换着品种的尝,一个月都没重样,乐坏了我。

其实食堂自古就有,古代称食堂为“公厨”,各类公厨还有不同的雅称,比如天子的食堂称为“天厨”,官员的食堂称为“百司官厨”,平民百姓的称为“堂厨”等等。不同年代,食堂都会吃出不同的滋味,在今天,食堂不再是大锅饭的代名词,而是一种怀旧的象征,去吃食堂,是凭借那些影影绰绰的回忆,温故我们过去的温情,留住短暂的青春。食堂的往事,氤氲出美好的理想和生活的希望。

○ 王吴军

种享乐不是无用的,美食终究是美食,美食是有趣味的。

寻常之物可以烹调成美食,然而,要把寻常之物烹调成一道美食,绝非易事,从最初的选材到最后的装盘,都要经过仔细的考虑。把寻常之物烹调成美食,不能心血来潮,这样很可能会失败的,也有可能让人烹调美食的兴味大减。美食需要用心去制作,不可操之过急,不能缺的恰恰是一份耐心。

把寻常之物烹调成一道美食,可以有很多种方法。但是,只有一种才是最适合自己的,也最能将美食的美味发挥到极致。

○ 钟读花

了一种深层次的酝酿。

一些鸟儿,却是依然存留林间。多的是麻雀,成群结队,熙熙攘攘;洒落时,叽叽喳喳,喧闹聒噪;飞走时,轰然而去,留下满树林的寂寞和荒凉。花喜鹊,喜欢围在自己的巢窝边,或者偃傲而立于枝头,呱呱而叫,声音辽远、苍茫,愈是把山林叫出一份空旷。偶或,山林上空,会有一只鹰隼,空中盘旋,隼戟然,仿佛是在天空中,刻意书写一圈圈的荒寒和寂寞;人站林中,望着,望着,视野被树枝切割成影影绰绰的影像……

乌鸦,倒很安静。团在树枝上,静静地瞭望着近处或者远处的风景。有那么一两只乌鸦,竟然在树枝上横着行走,蹒跚然,像是一位老人在散步。给这寂寞的林间,书写出一份野逸情味的从容和潇洒。

一位牧羊人,赶着一群羊,游荡在山林中。牧羊人怀抱羊鞭,自在如仙,洁白的羊儿,散漫地蹒跚觅食,似一只只白色的幽灵;羊儿咩咩而叫,那叫声,就是幽灵的歌……

人走开,走出山林;站立高处,远望森林。

恰好,夕阳西下,晚霞满天,于是,弥目,尽为霏霭之气——疏林生寒,寒林生烟,林生寒烟。山林,为淡淡的雾气所笼罩,弥漫,迷离,朦朦胧胧,……

冬山静——山枯,山荒,山寒,却也别呈一种荒寒之美。

是馒头。那时哥哥的好朋友是一个机关单位的工作人员,他常常会带一些从嘴边省下来的馒头给我吃,那个食堂的馒头做得真好,又白又软,又甜又香,那是我记忆中最好吃的馒头。到现在每逢遇见这位老大哥,我都会和他提起这件事。

到了中学,想多读点书,就缠着母亲说要去学校吃,母亲拗不过我,就答应了我的请求。每天上学我会带上小时候打饭用的饭盒到学校去蒸饭。那时学校食堂蒸饭是自助的,自己带着淘好的米和水的饭盒放到学校食堂的大木笼屉去蒸,每次要交1分钱,菜可以自己带,也可以到食堂买。那时候学校蒸的饭可好吃了,我们还会在饭盒里放

寻常之物

作家梁实秋写过一篇散文,说是某位太太炖的萝卜排骨汤特别好吃,许多人便去打探秘诀。此太太支支吾吾不肯说,倒是旁人开了口,说道,多放排骨,少加萝卜少加水。其实,这奥妙所在就是烹调的方法和智慧,多则腻,寡则淡,恰到好处才刚刚好。这轻易一点拨,用寻常之物做出美食便不再是独门绝活了。

美食让日子充满丰盈的滋味,这也正应了周作人的一句话:我们于日用必需的东西之外,还要有一点无用的游戏与享乐,生活才觉得有意思。其实,美食相比与食物来说,一般就是日用必需的东西之外的一点享乐。不过,美食这

冬山苍苍



一条条,倔强地刺向天空,或者横向四周。划破天空的寂寞,把天空划出一块块的不规则的生硬的蓝。叶落了,林木间就疏了,疏朗的树木间,刮过阵阵山风,山林啸声如怒。

树下,是枯草败叶,是碎石坑洼。枯草深密,碎石冰凉,林木间,一阵阵的寒意流淌。颼颼刮过的,是山风,是冬寒,是林间的寂寞和萧索。

行走山林间,脚下枯草败叶,发出嚓嚓的声响,似是生命的一声声无奈的叹息,充满了失望,散溢着悲伤。仰首而望,树枝割破的天空,是一块块一隙隙的水晶蓝。那些水晶蓝,是碎的,是醉人的玻璃心。透亮,流淌着寒气。一直地望着,就觉得那天天空变得格外高远,高远的不成形状;而那一小片的蓝,则蓝得纯粹开阔……

站立山顶,好想折一根树枝,戳向天空的那一块块蓝。

百虫敛迹,鸣声尽息,山林变得异常宁静,仿佛只剩下自己沉重的呼吸。时间,在这儿停止了,旷古而幽深,进入

前些日子,学校附近新开了一家饮食店,整个饮食店颇有七十年代食堂的风格,路过时勾起了我对食堂的记忆。

最难忘的是我上小学时学校的食堂。那时父母都是学校的老师,一家人吃住在学校,每天我都会学着大人的样子,拿着饭票和铝制饭盒到小食堂去打饭。那时最让我期待的是食堂的大包子了,一旦听说今天食堂有供应大包子,一到中午放学,我就急不可待直奔到宿舍,拿上饭票,抱着铝饭盒,早早的去排队等候。食堂的大包子都是肉馅的,一咬开油汪汪的,肉很多,散发出浓浓的肉香。吃完后,仍萦绕不绝。

小时候,我最渴望得到的食物竟然

一直觉得,生活中有了美食,就像是清塘之中有了荷花,围牆之上有了青藤,翠柳之上有黄鹂,那是一种极其微妙而又非常美好的相依相伴。

实则,美食更多的其实是寻常之物。比如,豌豆、蚕豆、萝卜、豆腐,它们都可以烹调成让人久久回味的美食。再比如,青菜是寻常之物,大白菜是寻常之物,然而,青菜和大白菜却可以做成美味的汤,用猪骨浓汤,加上莲藕片,再加入切好的白菜和青菜,煮一锅汤。汤成之后,看上去汤清菜绿,莲藕嫩白,还没有一点油星。这汤有一个雅致的名字,叫翡翠白玉猪骨汤。

在北方,冬山苍苍。

北方树木,品种较为单一,以刺槐、国槐、白杨、柳树、梧桐居多,而这些树,又多为落叶树,所以,冬渐深,北方的山,就呈现出一种“山枯”的景象。树木中,除了少许的松树、柏树外,其他树木,几乎全枯了。

但却是,枯而不死,只是木叶凋尽。确切的说,不是“枯”,而是一种“瘦”,是繁华退场后的一种洗练,一种明净,一种瘦硬。

想起庾信《枯树赋》中的一段文字:“若乃山河阻绝,飘零离别。拔本垂泪,伤根沥血。火入空心,膏流断节。横洞口而欹卧,顿山腰而半折。纹斜者百围冰碎,理正者千寻瓦裂。载瘦衔腐,藏穿抱穴,木魅睽睽,山精妖孽。”
大树流泪,树根流血;空心失火,疤痕溢脂;倾卧洞口,拦腰斩断。纹理倾斜的,像冰块一样破碎了;纹理端正的,像瓦片一样断裂了……如此种种,才是真正的“树枯”。

而北方,冬日的“树枯”,其实只是树木走过四季后的蜕变,今日之“枯”,正是为了明日之茂,之繁,之荣。或者亦可如此说:冬日,北方树木之“枯”,只是一种“象”,而不是一种“质”。

好在,此种“枯象”,反倒使北方树木、山林,呈现出一种别样之美。

林疏了,山净了,天空高远了,视野开阔了。

光秃秃的树枝,枝杈纵横,一根根,

老书屋

○ 胡 桃

因为辍学的事跟父亲发生矛盾之后,我很烦躁,误打误撞走进一家要拆迁的书屋。书屋里面设施很古旧,地方不大,但到处都是木制的书柜,把空间占得满满的。或许是快搬迁了,书柜上的书虽然不多了,但依然码放的整整齐齐,可以看得出店主是个非常爱书的人。

在最角落里面的一个书架上,有一本沈从文的《边城》孤零零地立在那儿,我拿起书,随便翻了翻,不经意间看到书对折的一页放着一张书签,已经泛黄,正面是埃菲尔铁塔的图案,翻到后面,书签上的字让我大跌眼镜,那是父亲的笔迹,上面写着:“远方很远,步履不停。”

十多年前的我,也曾是“别人家的孩子”,乖巧,听话,成绩也不错。那个时候,小县城里面除了学校以外没有可以通用的图书馆,喜欢看书的人只能通过从书店购买书籍来获得知识,借书是件很困难的事。

我常常把零用钱省下来买小说看,父亲知道了,笑着问我为什么不问他要钱买书或者去借书呢。我小心地回答:“我怕你不肯给我钱,怕你不让我看小说,怕你说我就误学习。”然后就低着头,等着挨骂。父亲揉揉我的头,用很肯定地语气说:“你只要是爱看书,我都支持。”从那以后,父亲便带着我,走进一家新开的书屋。

第一次进到小书屋,我就在琳琅满目的书籍中随意抽了一本《边城》,坐到书架旁边的小凳子上看起来,还没有翻几页,便急不可耐地接着翻下一本,父亲看到了,便坐在我旁边,对我说:“一本书有多少页你不知道,讲述着什么故事你也不知道,但是一旦你拿到它,把它打开,就要用心读完,就像人生一样,选择了哪条路,一旦开始走了,就不能半途而废。”

上了高中之后贪玩,这本未读完的《边城》和父亲对我的期许早就被我抛之脑后……

店主看到我,不确定地询问我的名字,对我摆摆手说:“唉,都好几年了,书还给你留着呢,有好几个人要买,没卖。老杨说他女儿不是一个不守承诺的人,一定会回来把书看完,所以拜托我一直留着,也给买了一本新的《边城》放在书架里,这一本就一直放在这里等着你回来把它看完。”店主停下来,看了看我,又继续说道:“你要知道,这不仅仅是一本书。”

回家以后,我第一次学会跟父母妥协,继续高中的学业,后进入一所北方的学校读了大专。

很多年后,遇到心仪的另一半,搬新家的时候,他问我为什么会将这这么破旧的书籍珍藏,它明明只是我众多书籍中的一本,我说,无论是求学还是就业,父亲的话一直激励着我,像沙漠上依旧会开花的仙人掌,顽强生长。